

清代皇家园林宴会活动考察 ——以圆明园、避暑山庄为例

Investigation on Banquet Events of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nd Mountain Villa to
Escape the Heat

马骁 陈东 吴晓敏

Ma Xiao Chen Dong Wu Xiaomi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2 Vol.23

故宫学刊

二〇二二年总第二十三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清代皇家园林宴会活动考察

——以圆明园、避暑山庄为例

Investigation on Banquet Events of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nd Moutain Villa to Escape the Heat

马骁 陈东 吴晓敏

Ma Xiao Chen Dong Wu Xiaomin

内容提要：

在清代宫廷中，宴会皇帝施恩群臣、怀柔外藩、开展皇家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乾隆、嘉庆时期，最重要的两大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频繁举行各类宫廷宴会，清帝通过宴饮活动，让宗亲、君臣、外交等维度的关系在朝堂之外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圆明园与避暑山庄所在地域不同，宴会的主题、规模、菜品的设计等方面均存有差异。本文结合相关档案，以圆明园奉三无私和避暑山庄延薰山馆作为考察对象，力求对两座皇家园林的宴会功能及特点进行分析、总结。

关键词：

圆明园 避暑山庄 宫廷宴会 奉三无私 如意洲
延薰山馆

ABSTRACT:

In the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banquets were the main way for the emperors to bestow favors to court officials, placate vassal states, and organize social events. During the Qianlong (r. 1736-1795) and Jiaqing (r. 1796-1820) reign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mperial gardens,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Yuanming yuan*) and Moutain Villa to Escape the Heat (*Bishu shanzhuang*), frequently held various court banquets. Through banquet events, the Qing emperor further developed and consolidat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ansmen, court officials, and diplomatic envoys from outside the court. Reg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ardens was reflect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heme, scale, and catering design of the banquet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archiv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all of Exercising Triple Impartiality (*Fengsan wusi dian*) in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nd Mountain Lodge in Southern Breeze (*Yanxun shanguan*) in the other as objects of investigation, and trie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such banquets'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t the two gardens.

KEYWORDS: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Moutain Villa to Escape the Heat, court banquets, Hall of Exercising Triple Impartiality (*Fengsan wusi dian*), Ruyi Island, Mountain Lodge in Southern Breeze (*Yanxun shanguan*)

一 引言

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宴饮之俗，古已有之。《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先秦时期关于宴饮场景的作品。例如，《小雅》中的名篇《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就被解读为周王宴请群臣之作，反映了君臣间和谐融洽的关系，以及宴会中欢快热烈的氛围。

商周时期，宫廷里已产生了比较成熟的宴饮之俗，并视季节、主题、人员等不同划分出诸多模式。《周礼》记录了早期的饮食制度，如《天官冢宰》规定“以乐侑食”，认为在宴饮期间奏乐，能起到增加食欲的功效。《仪礼》中《燕礼》反映了诸侯宴请臣下时的具体礼节，《公食大夫礼》描写了国君招待使臣的情景。类似文献记载还很多。

隋唐以来，传统人物绘画不论技法、风格如何转变，都将宴饮场面作为重要描写对象，图像记录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例如，传为宋徽宗赵佶的杰作《文会图》，宴桌列于池畔小院之中，竹树清雅，高

朋满座，菜肴精美，器具华丽，便是宋代宫中茶宴的真实写照〔图1〕。

宫廷宴会是“礼制”的一部分，起着规范朝廷秩序，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古代王朝通过一套完整而烦琐的宴饮程序，在有效传达君主权威的同时，又给赴宴者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高级享受。最终，君臣的等级之分被显著强化，帝王与臣子的关系却变得愈加亲近，正合朱熹所言：“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¹

清代宫中宴会皇帝敦亲睦族、怀柔外藩、推恩廷臣的主要方式。乾隆、嘉庆年间，最重要的两大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都经常举办宴会，宴事活动名目繁多，可分为《会典》规定的大型筵宴和不限时间、随时运作的中小型宴会。

光禄寺、内务府是承办皇家宴会的两大机构。国宴规格的大宴，如太和殿、保和殿等处



图1 宋徽宗（传）《文会图》中的宴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宋)朱熹注：《诗集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113页。

举行的与军国大事相关的筵宴由光禄寺负责；内廷宴、宗亲宴等一般性宴会则多系内务府下属“御茶膳房”承办。宫廷宴饮礼制要求非常严格，食材的采购、荤素的搭配、传膳的程序、人员的分工，乃至餐桌餐具样式、座次排列、菜品摆放规则都有一套复杂制度，不得任意更改。

设宴固然有深刻的政治意图，皇家园林中的宴会活动是让宗亲、君臣、外交等不同维度的关系在朝堂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手段。由于圆明园、避暑山庄彼此地域不同，宴会的主题、规模、膳食的设计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值得考察和研究。

二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中的宫廷宴会

乾嘉两朝，圆明园举办宴会的地方主要有四处：正大光明、山高水长、同乐园和奉三无私¹。

其中，正大光明殿地位最为重要，负责皇帝的万寿朝贺、外藩和大臣的新正朝贺等重要活动。山高水长每于上元前及上元节当日举行宴会，特色是大蒙古包宴、燃放烟火、技艺表演。同乐园是皇帝在万寿节和其他重要节令看戏之处，特别是在寿诞期间，大臣和外国使节云集于此，虽场面宏大，但环境又比正大光明和山高水长略显宽松自由。奉三无私自乾隆时期开始为每岁宗亲宴举办地，宴会规模小，只有皇帝直系子孙和近支王公才有资格赴宴，显现出明显的私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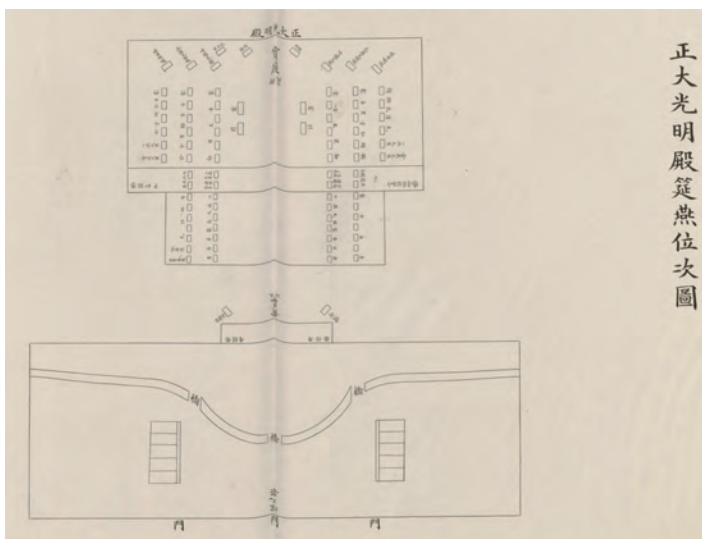


图2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筵位次序图，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八

四处宴会场地，仅正大光明和山高水长被载入《大清会典》〔图2〕，算是“大宴”。而同乐园和奉三无私的宴会等级明显要低一些。不同的赐宴场所分担了不同功能，能够适应清廷各种规格的宴饮需要。

避暑山庄举办宴会的场所也是四处：澹泊敬诚、万树园、清音阁、如意洲。澹泊敬诚是乾隆年间万寿节筵宴之所；万树园主要接待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也是以蒙古包宴为主，与澹泊敬诚的宴会同属最高规格。清音阁是万寿和中秋等节庆看连台本戏、宴请群臣之地；如意洲则举办一些时间不固定的中小型宴会。

以上宴会地点中，正大光明与澹泊敬诚、山高水长与万树园、同乐园与清音阁等三组赐宴空间在建筑形制、筵宴模式上均十分相似，小异而大同。唯独奉三无私和如意洲各具特色，是考察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宫廷宴会地域性特色的重要场所。

1 咸丰时期，长春园狮子林的清淑斋也举行过小型宴会，但并非主要赐宴地。见玉明《侍游御园记》：“过小角门，至狮子林清淑斋，赏饭。左右四桌，命七臣坐，并温谕可饱食，非外廷宴比。又命膳房先给七臣面各一器，上晋粥，又晋饭，颁赏御用菜蔬，七臣叩头谢。上又赏粥毕，随驾起行。”

（一）圆明园奉三无私的宴会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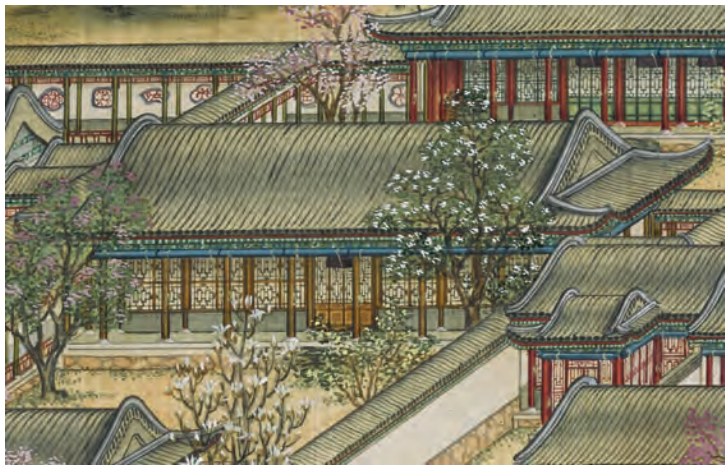


图3 圆明园奉三无私殿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



图4 圆明园九洲清晏景区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奉三无私〔图3〕位于圆明园寝宫区“九洲清晏”〔图4〕中轴线上，是圆明园三殿的二层殿，面阔七间，四周出廊，单檐卷棚歇山顶。殿内悬挂乾隆御书康熙、雍正二帝的圣训，内额曰“清虚静泰”，有联：“涧泉无操琴，泠然善也；风竹有声画，顾而乐之。”宝座联曰：“所无逸而居，动静适徵仁智；体有常以治，照临并叶清宁。”均乾隆御题。¹奉三无私是圆明园举行宗亲宴的地点，也是清代皇家园林内唯一一处长期举办宗亲活动的建筑。

宗亲宴，即皇族家宴，始于乾隆年间。由皇帝钦点皇子皇孙及近支王公入宴。奉三无私的宗亲宴最早见于乾隆五年（1740）正月十五，“丁巳（十五日）。上御奉三无私殿，赐王贝勒等宴”²。次日，乾隆又在这里宴请群臣，“戊午（十六日）。上御奉三无私殿，赐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宴。”³

据此记载，早年的奉三无私殿并不仅仅作为皇室宗藩宴饮之处，朝中大臣也可以入宴，且举办时间在元宵节当日及其后的正月十六日。后来经过发展演变，才逐渐固定为每年上元前夕（正月十四日）举行“宗亲宴”，同时与正月十五日的正大光明

殿“外藩宴”（赐朝正外藩）、正月十六日的正大光明“廷臣宴”（赐大学士、尚书等官员）合称为圆明园“上元三宴”。

乾隆、嘉庆时期，奉三无私宗亲宴几乎年年举行，通过检索《清实录》可知，乾隆年间，奉三无私一

1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2页。

2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八，乾隆五年正月条。

3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乾隆五年正月条。

共举行过44次宴会（宗亲宴43次，廷臣宴1次）。嘉庆时，奉三无私举行过22次宗亲宴（太上皇训政时期3次；嘉庆亲政以后，七年至二十五年每年一次，共19次）。

关于这座建筑还有段故事。嘉庆即位后，由于宫中同时存在两位皇帝，礼制上难免有所冲突，考虑到嗣皇帝应有的政治地位，八十六岁高龄的乾隆〔图5〕特定为奉三无私的宗亲宴的座次做出了调整：“每岁上元前一日，例于奉三无私殿内宴近支王公及皇子孙曾元等，坐次咸依辈行排列。今年嗣皇帝已受玺登极，与诸皇子等有君臣之分，自应在予座傍侍隅座，不当与皇八子¹、皇十一子²两兄序齿矣。”³这样才避免使嘉庆〔图6〕陷入尴尬局面。

奉三无私宗亲宴是每岁新正的重要活动，乾隆和嘉庆创作过很多以上元家宴为主题的诗作。乾隆有《上元前日近支家宴得句》⁴：

近支例以节前宴，耄弗见兄惟见昆⁵。
既喜彬彬更济济，于时语语复言言。
笙歌昼用宣行苇⁶，灯火夕当示外藩。
载锡欣看十龄壮，心希六岁抱来孙。

嘉庆也写过一首《上元前夕曲宴亲藩》⁷：

雪融旭丽孟春暄，爰集宗亲宴御园。
共沐生成期共济，同承恩泽本同源。
君臣虽限威仪肃，兄弟应删礼节繁。
列座渐看瓜瓞衍，来年欣续六龄孙。

诗中“既喜彬彬更济济，于时语语复言言”“共沐生成期共济，同承恩泽本同源”等句子都表达了清帝面对满堂宗亲的喜悦之情。天子虽然拥有至高的权位，却也明白家族成员间互相帮助、同舟共济的重要性。据乾



图5 乾隆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6 嘉庆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1 即永璇（1746—1832）。乾隆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封仪郡王。

2 即永理（1752—1823）。乾隆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封成亲王。

3 （清）弘历：《御制诗余集》，卷二，“上元前一日家宴亲藩及曾元成句”诗注。

4 （清）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七八，“上元前日近支家宴得句”。

5 句末乾隆自注：“近支皆皇祖孙曾辈，今在坐者，惟诚郡王为予幼弟，并无一兄矣。按《尔雅》释言：昆，后也。昆命元龟，垂裕后昆。可知昆乃弟之称。朱子解谓‘他人昆为兄’，盖泥于前二章谓父母母之意，遂曰谓兄，实过于拘墟耳。不知谓弟非近之之意乎？”

6 句后乾隆自注：“是宴用笏宗亲之道，但卜昼而不卜夜，历来如此。至向晚命御前大臣等率外藩及各国陪臣观灯火则又以示柔远之道耳。”

7 （清）颙琰：《御制诗三集》，卷二，“上元前夕曲宴亲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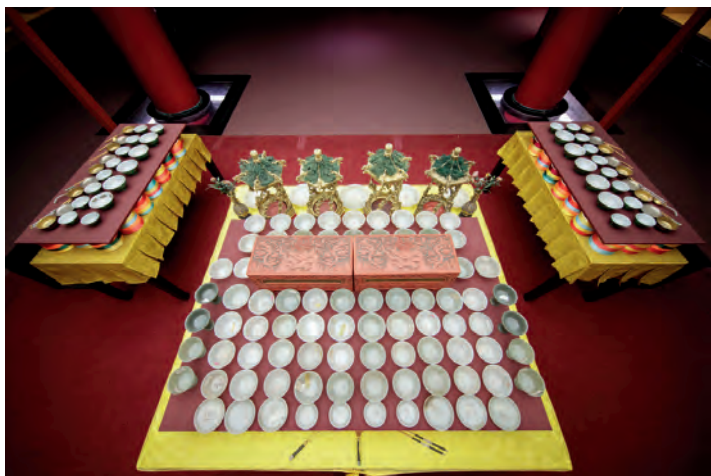


图7 故宫近年复原的清宫宴桌，与奉三无私宗亲宴摆设很相似，反映了当时较为固定的宴饮制度

奉三无私安着紫檀木苏宴桌一张，宝座扶手至两桌边一尺七寸；摆高头七品（青白玉碗，上安灯笼花），两边花瓶一对，高头碗足至前桌边二寸二分，两边碗足至桌边六寸五分，高头碗足至怀里桌边二尺五寸；群膳、热膳三十二品（内有外铺内六品，膳房四品，青白玉碗），碗足至两桌边六寸五分，摆四路，每路八品；两边干湿点心四品，奶子一品，敖尔布哈一品（青白玉盘）；两边小菜四品，西边老腌菜一品、八宝菜一品，东边南小菜一品、清酱一品（青白玉碟），小菜碟至两桌边七寸，后桌边二寸；中匙、箸、叉子、手布、纸花、筷套安毕。〔注：宴桌摆放形式可参考图7〕

东边睿亲王³、庄亲王⁴头桌宴一桌，仪郡王⁵、十五阿哥⁶二桌宴一桌，怡亲王⁷、恒郡王⁸三桌宴一桌；西边诚亲王⁹、质郡王¹⁰头桌宴一桌，十一阿哥¹¹、十七阿哥¹²二桌宴一桌，定郡王¹³、和郡王¹⁴三桌宴一桌。

此六桌宴用地方有帟子高桌摆，每桌高头五品（紫漆碗）、群膳十五品、干湿点心四品、小菜四品，内有清酱一品。匙、箸、纸花、筷套安毕。

1 (清)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七八，“上元前日近支家宴得句”。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30—932页。按：整理原档时格式略有调整。

3 即淳颖。豫通亲王多铎第五子多尔博后裔。多尔博子苏尔发，苏尔发子塞勒，塞勒子功宜布，功宜布子如松，如松子淳颖。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清高宗为多尔袞平凡，下诏多尔博一支仍为多尔袞后嗣，令淳颖袭爵为睿亲王。

4 即永瑤。康熙帝曾孙，祖父允禄为康熙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被过继给皇太极孙、庄靖亲王博果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允禄去世，孙永瑤承袭庄亲王爵位。

5 即永璇。

6 即永琰（1760—1820）。后来的嘉庆皇帝。

7 即永琅。康熙帝曾孙，祖父允祥为康熙第十三子，曾辅佐雍正帝，深受信任，得到世袭罔替的荣誉。允祥死后，弘晓袭爵；弘晓死后，永琅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袭怡亲王。

8 即永皓。康熙帝曾孙，祖父允祺为康熙第五子，封恒亲王。允祺死后，子弘晷袭恒亲王；弘晷死后，子永皓于乾隆四十年（1775）降袭郡王。

9 即弘畅。康熙帝之孙，父允祜是康熙第二十四子，雍正十一年（1733），被册封为和硕诚亲王。乾隆三十九年（1774）弘畅降袭诚郡王一爵，后因得宠，一度晋封亲王。

10 即永瑑（1744—1790），乾隆第六子。乾隆三十七年（1772）封质郡王。

11 即永理。

12 即永璘（1766—1820）。乾隆第十七子，嘉庆同母弟。

13 即绵恩（1747—1822）。乾隆之孙，定安亲王永璜次子。乾隆四十一年（1776）袭定郡王。

14 即绵循。雍正帝曾孙，和恭亲王弘昼之孙，乾隆侄孙。乾隆四十年（1775）袭和郡王。

隆帝诗注中“是宴用笃宗亲之道，但卜昼而不卜夜，历来如此”¹可知，奉三无私宗亲宴只在白天举行，并不会在夜晚安排活动。

奉三无私的宗亲宴属于“曲宴”的一种，相对于“大宴”而言，规模小，私密性强，宴饮气氛较宽松。内务府御茶膳房对当年宗亲宴的流程、菜品、座次、赴宴人员等信息有非常具体的记载。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膳底档》²，是研究奉三无私宗亲宴不可多得的资料，兹整理如下：

正月十四午正（注：中午十二点）。

热宴随万岁爷，热宴摆至未正（注：下午两点），总管萧云鹏传摆热宴毕，起祝，请万岁爷升座毕，总管等四人往里请宴桌毕，乐止出殿外，王子等进殿入座毕。

随送万岁爷汤膳，一对盒进，用香色菊花盒（东边燕窝鸭子汤膳一品，铺内做，粳米膳一品；西边燕窝鸭腰攒汤一品，红白鸭子脊髓汤一品），俱三号黄碗。盒盖一出，送王子等位汤膳，一盒进，每位粳米膳一品，羊肉卧蛋粉汤一品（绿地紫龙碗）。俱是本桌人送，照例端盒人，头桌先进，还是头桌先出，送茶、送酒俱是卷着出。

送乐止，承应戏未完，奉旨：送奶茶。总管萧云鹏请奶茶至万岁爷前，跪进奶茶，奶茶碗盖一出，就送两边王子等位。

奶茶毕，将茶桌抬开，转宴。先转上用汤膳碗、群膳点心、小菜、金匙，高头照例花瓶、筷子、叉子不转，花瓶往里挪，挪至里边桌几角上。将酒膳摆二路，花瓶往外挪，挪至外边桌几角上头，对盒，进出二对。盒进，转王子等位宴，俱从外边往里转，高头群膳、点心、小菜、汤、饭、匙子，惟有花瓶、筷子不转。

转宴毕，奏乐。随摆上用酒膳一桌，三十二品，四对盒进，摆四路，每路八品。头对盒菜八品，二对盒果子八品，三对盒菜八品，四对盒果子八品（青白玉盘）。盘足至前桌边四寸五分，头对盒进随二对盒摆。王子等位酒宴一对盒进，共六桌，每桌共十五品（菜七品、果子八品）。

摆毕，先送上用元宵一品（三号黄碗），一盒呈进，用香色菊花式盒。盒盖一出，就送王子等位元宵，每位元宵一品（绿地紫龙碗）。送元宵毕，总管等出殿外，乐止。

随送酒，奏乐。八阿哥请酒一杯，至万岁爷前跪进酒毕，斟赏酒一杯，递于八阿哥，饮毕入座。总管萧云鹏送万岁爷看杯，酒毕，出殿外看杯，酒一进就送王子等位酒。

送酒毕，乐止，承应戏未完，奉旨：送果茶。总管萧云鹏跪进万岁爷果茶。果茶碗盖一出，就送王子等位。

果茶毕，首领太监四人将酒桌抬开，王子等位出殿外谢宴。

礼毕，乐止。总管等四人往外请宴桌毕，乾清宫总管董五经等奏宴毕，起祝，奏乐，上起座毕，乐止。

茶膳房转宴毕。总管萧云鹏奏过，传旨：苏宴一桌、酒宴一桌，赏罗布藏多尔济、拉他那西第、查拉丰阿、阿桂、福隆安、和珅、梁国治、董诰、福长安。王子等位饭宴、酒宴，照座次赏入宴王子等。钦此。

奉三无私宗亲宴在午正（12:00）时分布置桌椅、陈设，未正（14:00）才正式开宴，赴宴的皇子、王公仅有睿亲王淳颖、庄亲王永瑤、仪郡王永璇、十五阿哥永琰、怡亲王永琅、恒郡王永皓、誠亲王弘畅、质郡王永瑑、十一阿哥永瑍、十七阿哥永璘、定郡王绵恩、和郡王绵循等十二人。

乾隆的膳桌安设于殿内中心，可能和图8所绘场



图8 清 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中皇帝用膳的场景 故宫博物院藏



图9 清 徐扬《乾隆南巡图》中的苏州街头饭店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10 乾隆帝吉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万法归一图》局部

景比较接近。宴会程序是：会场布置—摆热宴—皇帝入座—皇子王公进殿入座—送汤膳—送奶茶—转宴—摆酒宴—送元宵—皇子向皇帝敬酒—送果茶—赴宴宗亲出殿谢恩—宴会结束—皇帝离场。

宴会期间奏乐，是对古人“以乐侑食”传统的继承。奏乐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而是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环节作间断性的伴奏，所以档案里才会反复提到“奏乐”“乐止”的字眼。除了奏乐，宗亲宴上还有伶人表演的承应戏，奉三无私殿内有小戏台，这种承应戏应该只走个过场，时间不会太长。

这一年的宗亲宴采用了“苏宴”——即苏州菜组成的宴席，当与乾隆之前五次下江南有关。苏州历来是江南富庶繁华之地，饮食文化发达〔图9〕，明清时期更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地。奉三无私的苏宴反映了苏州菜系对宫廷宴席的影响。

皇帝赴宴时的服饰穿着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穿戴档》记载：“（正月十四）至同乐园进早膳毕，至进晚膳后。乘拖床至九洲清晏，沐浴，换大毛熏貂缎台正珠珠顶冠，黄宁袖翡翠黑狐赚龙袍，芝麻花端罩，金累丝珐琅大鞞带，蓝宝石数珠（里），靴袜仍前。上率王子等入宴毕。后码头乘拖床至十字亭码头，步行……”¹

“上率王子等入宴”指的是奉三无私“宗亲宴”。穿戴部分，“大毛熏貂缎台正珠珠顶冠”与《大清会典图》中皇帝冬季吉服冠“有薰貂……上衔大珍珠”²的记载一致，“龙袍”就是吉服袍。根据这段记载，乾隆是身穿吉服〔图10〕，外罩端罩，穿戴的等级比较高，说明了他对奉三无私宗亲宴的重视。

（二）避暑山庄如意洲的宴会特点

如意洲〔图11〕³位于避暑山庄湖区中心，是康熙年间肇建避暑山庄时较早修建的景区之一，也是避暑山庄的“第二寝宫区”和娱乐中心。岛上有两座建筑——“延薰山馆”和“一片云”，均为赐宴之地。其中，延薰山馆地位最尊，且史料记载较多，和圆明园奉三无私更具对比意义。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0页。

2 （清）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卷四一，“冠服一，皇帝冠服”。

3 此图系原图基础上调整版，补充了法林寺东侧画面，添加了西岭晨霞等景点，对建筑屋顶错误予以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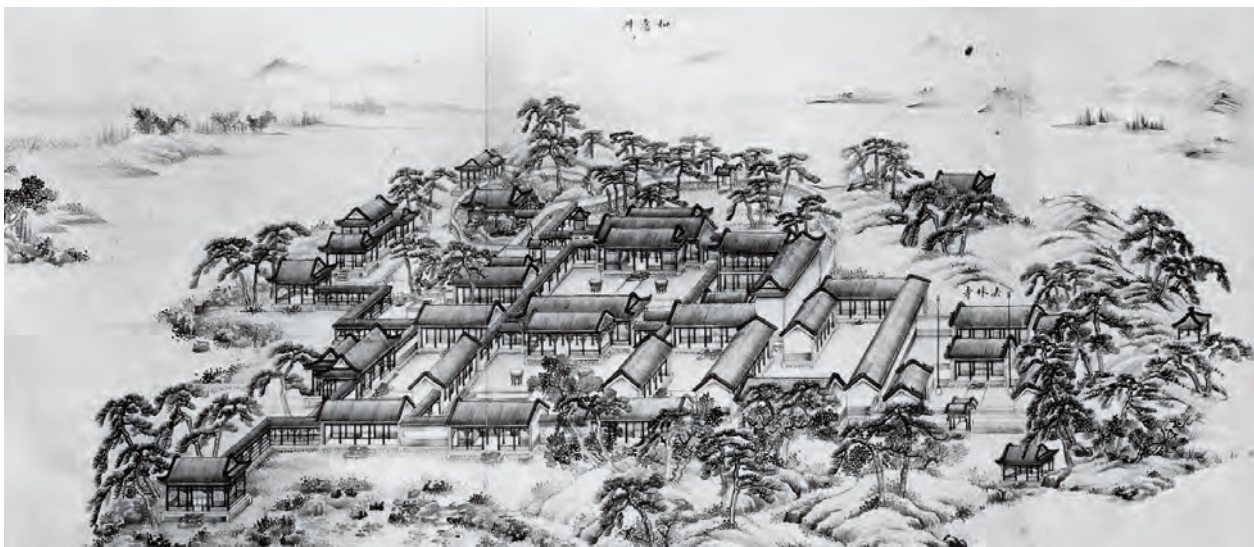


图11 避暑山庄如意洲全景 美国洛克菲勒研究中心藏

延薰山馆〔图12〕，康熙三十六景第四景，是如意洲中轴线上的二层殿，亦是如意洲建筑群的正殿。面阔七间，前后出廊，单檐歇山卷棚顶。南面建悬山抱厦五间，外檐挂康熙御笔“延薰山馆”匾一面。内额有三，曰“解阜怡神”“福寿”“敷畴鬯泽”¹，明间挂乾隆御题联：“石剑攒青，千林天仗合；水衣萦碧，一鉴月榭横。”²

延薰山馆是清帝在避暑山庄赐宴群臣的主要地点。乾隆年间，这里的宴会活动发展到鼎盛阶段，举办次数最多，内容也更加丰富，出现了诗歌唱和、重阳节庆等不同主题的宴会活动。与京内宗亲宴不同，延薰山馆的宴会不只针对皇家宗亲，还可以面向随驾的王公大臣、觐见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入宴人员事先由皇帝钦点，人数并不多，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但多是皇帝股肱之臣，故受邀者往往视之为特殊恩典，引以为荣。一时名臣，例如，汪由敦、尹继善、方观承、于敏中、傅恒、海兰察、梁国治、和珅、福长安等都到这里参加过宴会。

目前所见延薰山馆赐宴的最早记载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十八日，“甲子（十八日），御延薰山馆，赐扈从大学士、内廷诸臣宴”³，这次宴会的主题是赋诗，乾隆帝首先写了一首《延薰山馆召大学士傅



图12 如意洲延薰山馆现状 张守仁先生摄

1 《热河园庭关于御笔史诗铜玉瓷如意等各种陈设器物清册》。见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第2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第380页。

2 （清）和珅、梁国治等纂修：《钦定热河志》卷二六，辽海书社，1934年。

3 （清）和珅、梁国治等纂修：《钦定热河志》，辽海书社，民国二三年版，卷一五“巡典三”。

恒、史貽直，及内翰侍御诸臣赐膳赋诗辄成首唱》：

雨后晨清霁景开，山庄相共赏灵台。
智仁乐在山兮水，赓咏才看邹与枚。
岩下仙泉鸣舜乐，庭间温树识尧培。
旧时侍从今元老，鸠杖中朝未扈来。¹



图13 汪由敦像，《清代学者像传》

著名词臣，也是宴会成员之一的汪由敦〔图13〕依乾隆元韵作《恭和御制七月十八日延薰山馆召同大学士傅恒、史貽直，及内翰侍御诸臣赐膳赋诗辄成首唱元韵》：

山庄晓霁画屏开，傍辇攀跻近水台。
文藻萦回纷绮縠，孙枝清樾蔚条枚。
云霞圣迹重霄丽，雨露仁恩奕世培。
丰岁行秋叨扈蹕，卷阿幸得遂歌来。²

直到嘉庆初年，延薰山馆的赐宴活动都是非常频繁的，几乎年年必行。受限于资料不足，宴会举办总次数难以精确统计。

延薰山馆之宴规模很小，入宴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四十人，且赐宴时间也不固定，往往由皇帝提前一日临时宣召。古代宫廷，自曹魏以降，流行一种名为“曲宴”的宴会形式，据《宋史》卷一一三“嘉礼四”载：“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³按照这个解释，延薰山馆的宴会也有“曲宴”的性质。

延薰山馆的宴饮情况，载于内务府御茶膳房《节次照常膳底档》，同样以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例：五月三十日未初二刻（注：下午一点半），上至延薰山馆升座毕。送奶茶，赏奶茶毕。

传膳用折叠膳桌摆：全猪肉丝一品、额思克森一品（系树木勒做）、燕窝把酒炖鸭子一品（系张东官做）、攒丝肥鸡一品（系郑二做）、烧肉烧肝血肠攒盘一品、塞勒白肝肚抓攒盘一品、羊乌叉一盘、蒸肥鸡烧肉一盘、象眼小馒首一品、猪肉茄子馅提折包子一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刀子、湿手布、匙、箸安毕，呈进。随送粳米、稗子米干膳进一品。

上亲片羊乌叉、肥鸡、狍肉进。进毕，总管萧云鹏等遵四十七年例，将膳桌上剩下膳品连膳桌请下来，留着，郭什哈大人散去，再将膳桌请至殿内伺候赏用。

1 （清）弘历：《御制诗二集》，卷一一。按：诗末乾隆自注“如大学士张廷玉、来保，今皆以年高在朝办理政务，不扈驾来此矣。”

2 （清）汪由敦撰：《松泉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27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三，“志第六十六，礼十六，嘉礼四”。

次送东西两边抱厦下王子、郭什哈昂邦、军机大臣、郭什哈额驸、郭什哈辖等二十三人，用桌十一张。每桌全猪肉一盘、银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猪肉丝汤、羊肉丝汤、膳房饭。搭桌送汤饭，系随侍等处首领太监等伺候。

将各桌上片剩下猪羊肉攒盛六盘，遵例用桌摆毕，搭至殿内伺候。赏南府学生等肉三盘，船上肉一盘，请轿太监肉一盘，下剩一盘。记此。¹

这份档案没有奉三无私亲宴的那么详细，但也能看出不少信息。乾隆在殿内用膳，摆膳用巡幸期间例行使用的“折叠膳桌”。宴会程序大致是：会场布置—皇帝入座—送奶茶—传膳—赏用。

王公大臣等二十三人在延薰山馆“东西两边抱厦下”的室外用膳，以露天形式为主²，宴桌东西向摆放，百官席地而坐〔图14〕。入宴人员是“王子”³“郭什哈昂邦”⁴“军机大臣”“郭什哈额驸”⁵“郭什哈辖”⁶这样的皇亲贵戚和近臣。

宴会菜品简单，乾隆帝仅16个菜，王公大臣更少，只有三菜两汤。御膳里的菜肴都是皇帝日常所食，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如“羊乌叉”系蒙古族名菜，是摆放特别的整羊手把肉，“额思克森”“塞勒白肝肚抓攥盘”名字也都具有浓厚的满蒙色彩。御膳中也有一些地方特色菜系，苏州名厨张东官所做的江南名菜“燕窝把酒炖鸭子”，为宴会增添了精致和典雅的特质。

此外，和珅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赐宴于避暑山庄之延薰馆恭纪》诗有“乐舞传仙馆，珍馐出尚方”“闻韶忘肉味，饱德覩龙光”⁷等句子。说明延薰山馆筵宴也有奏乐环节。

皇帝到如意洲参宴时穿什么袍褂，戴什么冠帽，需要结合《穿戴档》进行研究，但避暑山庄部分至今也



图14 清宫宴事中廷臣、外藩的宴席 故宫博物院藏清姚文瀚绘《紫光阁赐宴图》局部



图15 清人绘《平定台湾战图·清音阁演戏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10辑》，中华书局，1984年，第176—177页。

2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初九日，延薰山馆重阳宴以室内形式举行，乾隆坐在东间宝座上，王大臣等二十人列坐于殿中南北两侧，这是目前仅见的一次室内宴会。见《清宫热河档案4》，第310—311页。

3 指诸王和皇子。

4 满语官名，汉义为“御前大臣”，常日侍值于皇帝左右的大臣。

5 未查到确切含义，根据“郭什哈”的满语含义和“额附”之义，可能是御前额附。

6 满语官名，汉义为“御前侍卫”，即常日侍值于皇帝左右的侍卫，多由王公、胥子、勋戚、世子充当。（以上参见《故宫辞典》）。

7 （清）和珅撰：《嘉乐堂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4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7—668页。



图16 清 王致诚绘《乾隆射箭图屏》(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没有刊布,故其服饰制度仅能通过其他图像资料合理推测。故宫博物院现藏两幅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活动的历史绘画,其一是《平定台湾战图·清音阁演戏图》〔图15〕,描绘了乾隆于清音阁赐宴、接见凯旋将士的场景,图中人物的穿着特征,与《大清会典图》规定的皇帝、百官行褂“长与坐齐,袖长及肘”完全吻合,一些大臣所穿的“黄马褂”,也是制度要求的行褂样式。其二是《乾隆射箭图屏》〔图16〕,正值壮年的乾隆帝在千尺雪附近弯弓射箭,服饰细节与《大清会典图》规定的行袍“右裾短一尺”¹相同。

两幅不同年代、不同场景的绘画,对皇帝穿戴的描绘是一致的。据此可以推断乾隆在避暑山庄日常均身着行服,如意洲赐宴也不例外,只有在澹泊敬诚、万树园这种重要的朝仪空间举行活动时才会穿戴吉服。

三 “曲宴”在皇家园林中的政治意义

皇家园林,山水秀美。比起紫禁城的红墙黄瓦,气势恢宏,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中舒适的自然环境更能带给人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的良好体验,从而一定程度化解赴宴人员面圣前紧绷、焦虑的心情。

圆明园与避暑山庄举行宴会的地点都很多,远远超越了静寄山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皇家园林。两座园林的建筑空间能够处理不同规格的大宴和曲宴,这是它们政治地位崇高形成的必然结果,从而保证皇帝长居期间筵宴的需求。



图17 宫廷宴会中临时搭设的膳房及抬送膳品的人员
故宫博物院藏清姚文翰绘《紫光阁赐宴图》局部

“大宴”是正式的宫廷筵宴,往往表现为场面宏大、气氛肃穆、程序烦琐,犹如隆重的朝会活动一般。大臣赴宴不但要身着朝服、吉服等正式服饰,而且必须正襟危坐,恪守礼节。在这种精神高度紧张、费时费力的场合下,臣子们很难饱食。

以“曲宴”为主的御苑中小型宴会,虽仍有皇家余威。但比起正大光明、澹泊敬诚等处的大型筵宴,宴会氛围还是轻松了不少,赴宴臣工也没有那么拘束,君臣看戏听乐,皇帝还会贴心地命膳房〔图17〕加餐,让大家尽量吃得饱一点。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曾在《如意洲

1 所引内容见(清)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卷四二,“冠服二,皇帝冠服”;卷四八,“冠服八,王公百官冠服”。

赐食恭纪》中记述：“宴传慈惠加餐饭，佩重丝纶结缀旒。”¹皇帝直接传达善意，关怀每一名赴宴人员。这种小规模宴会上，大家都容易放松心情，无疑能更有效地拉近君臣关系。

综合而言，大宴和曲宴的结合对皇帝驾驭臣工、施行统治必不可少，前者旨在“宣威柔远”，后者旨在“上情下达”。

四 结 语

通过前文对奉三无私宗亲宴和延薰山馆赐宴的论述，再结合乾嘉时期两座皇家园林筵宴的史实，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圆明园宴会主题更加丰富。清宫宴请对象分宗亲、外藩、廷臣三类，圆明园的宴饮模式也是按照这三种人群分别设立。与之相比，避暑山庄没有开展宗亲活动的专门场所。虽然咸丰十一年（1861）在清音阁勤政殿举办过一次宗亲宴，但那也是逃难期间临时为之，不具代表性。

圆明园宴会的形式更复杂。针对赐宴的政治需求，圆明园产生了宗亲宴、外藩宴、廷臣宴三大专属宴会形式，彼此独立运作。但在同乐园、山高水长等处又可以打破界限，让赐宴对象共聚一堂，混合开宴。特定宴会和混合宴会使圆明园的赐宴功能相当复杂，为清代皇家园林之首。

至于避暑山庄的宴会除了皇帝万寿和重大节庆外，没有固定时间，随意性强。宴会期间往往宗亲、外藩、廷臣混处一室，界限不是特别明确，缺乏像圆明园那样细分且稳定的宫廷宴会模式。

圆明园宴会的规格通常更高。同样是御苑小型宴会，奉三无私宴采用了豪华的苏宴。膳食档中，御茶膳房在筹备苏宴时，对菜肴的品种，餐具和桌具的样式选择，乃至陈设摆放都做出了完备规定。相形之下，延薰山馆宴会除了人数可能多一点，其余程序都大大简化，规格低了许多。

宫廷宴会的地域性风格强烈。圆明园所在的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皇帝在园中的宴会形式受到了包括京城、江南等地在内的汉族饮食习惯的影响。避暑山庄地处塞外区域，毗邻蒙古，无论气候环境还是地方特产都与北方少数民族更相近，这在宴会中也有所体现。如文中所摘录的延薰山馆御膳“额思克森”“塞勒白肝肚抓攢盘”“羊乌叉”“狗肉”等都呈现出一派北国风情，这也体现了口内外宫廷宴会之间主要的地域性差异。

本文所属课题得到北京圆明园遗址保护基金会资助

[作者单位：马骁，自由学者；陈东，承德市文物局；吴晓敏，中央美术学院]

1 （清）朱珪撰：《知足斋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3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2页。

